



歷代賦論彙編

上

Compilation of Ancient Prose Theory

孫福軒 韓泉欣 編輯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

歷代賦論彙編

上

Compilation of Ancient Prose Theory

孫福軒 韓泉欣 編輯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歷代賦論彙編：全2冊/孫福軒，韓泉欣編輯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ISBN 978-7-02-010312-6

I. ①歷… II. ①孫…②韓… III. ①賦—作品集—中國 IV. ①I22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61852 號

責任編輯 葛雲波

裝幀設計 吳 慧

責任印製 王景林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馬印裝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950 千字

開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張 75 插頁 4

印 數 1—1500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10312-6

定 價 150.00 圓(全二冊)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出版說明

後期資助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一類重要項目，旨在鼓勵廣大社科研究者潛心治學，支持基礎研究多出優秀成果。它是經過嚴格評審，從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選立項的。為擴大後期資助項目的影響，更好地推動學術發展，促進成果轉化，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按照『統一設計、統一標識、統一版式、形成系列』的總體要求，組織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

序

賦論作爲中國文學批評中的重要範疇，處境很奇特，也頗尷尬。因爲作爲第一代冠以『文學』之名的辭賦家，對其作品的評論，自然屬於最早的純文學批評，然而最早的賦學批評產生於漢代，漢人最權威的賦論應該就是《詩》之諷諫、『不歌而誦』與『古詩之流』，賦顯然隸屬於《詩》爲流裔，或附庸，於是歷代的賦論似乎受到『出身論』的影響，亦多依附於詩學，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量詩話中論賦，而直到清人始有獨立的『賦話』出現。

很早以前我就試想，如何看待賦論，首先是要落實到一種文體的批評，這就必須彰顯其獨立性，要想彰顯其獨立性，又必須在古代大量的『依附性』的材料中將其勾稽而出，彙集成編，所以也就有了輯錄歷代賦論的想法。然而這萌蘖於初的想念，又與幾次類似的大型編纂擦肩而過，以致消逝。第一次是約二十年前，四川萬光治先生已著手主持此項工作，也搜集了大量文獻資料，或許在我的期待中萬先生興趣轉移，開始並卓有成就地進行民歌的採集與研究，原先的計畫也漸漸淡忘。第二次是湖南葉幼明先生輯錄成《歷代賦話叢編》，大約也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所謂『賦話』，實際上也有諸多賦論文獻，他的成果已交出版社，出版社友人還請我幫助審讀與補益，後因葉先生旅居美國多年，竟然不了了之，據說書稿仍沉睡在編輯室的抽屜裏。第三次是偶然接到北京圖書館王冠先生的電話，要我爲她以影印方式編輯的《賦話廣聚》作序，見其目錄，也超出賦話而兼及賦論，當時我也有所建言，書出後堪稱目前所見份量最重的賦論彙編，無『米』之炊，或可聊補。有此幾番經歷，我編輯賦論的勇氣雖已消滅，然其懸想與期待，却時縈心間。

令人欣慰的是，三年前孫福軒博士曾函詢於我，得知其正在編纂《歷代賦論彙編》，不逾千日，宏願已成，鉅帙新編，令人瞠目而曠視。書分四部十目，援材知類，剔抉爬梳，既爲當今搜羅最全的賦論庫存，又可作未來賦學研究之津筏。至於賦論與他

體評論之關係，賦論伴隨創作的發展史跡，以及文獻整理於理論批評的重要作用，福軒博士書首『前言』業已闡明，無需贅述。我想補充的仍是賦學批評中的諸多疑慮，即賦論的特色何在？例如《西京雜記》有『相如曰』一段論『賦跡』、『賦心』之說，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論『語賦』以爲『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其中言『賦跡』而無有人論『文跡』、『詩跡』，其中是否內含賦體本色？至於『相如曰』之賦心是『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到清人納蘭性德《賦論》則說『其可傳者，侈麗閎衍之詞；而不可傳者，其賦之心也。若能原本經術，以上溯其所爲不傳之賦心，則可傳者出矣』，以『經術』解『賦心』，由『不傳』到『可傳』，其間之變，有待商榷。所以聯想到我爲博士生授『中國賦學研究』課程，曾作十講，分別是『賦源』、『賦體』、『賦用』、『賦集』、『賦史』、『賦話』、『漢賦』、『律賦』、『批評與方法』、『當代賦學』，後因講稿出版，又復爲十講，即『賦韻』、『賦法』、『賦詞』、『賦藝』、『賦家』、『賦序』、『賦注』、『賦類』、『考賦』、『習賦』；意猶未盡，又設『十講』以與學友討論，則是選錄賦論中的問題，包括『諷諫說』、『六義說』、『心·跡說』、『麗則說』、『曲終奏雅說』、『古詩之流說』、『不歌而誦說』、『體物瀏亮說』、『祖騷宗漢說』、『賦兼才學說』等。這些問題，皆彰顯於古代賦論之中，如何認知，如何質疑，如何探尋，首在對浩如煙海之文獻的輯錄、梳理與考辨，福軒博士是書之編，其功德嘉惠於學界，於此可見一斑。

福軒博士治賦多年，卓有成就，書成之際，囑我爲序，誠不敢違命，因述舊事與疑慮，與之商量並共勉。

許 結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南京大學

前言

賦論作爲古代文論的重要內容，與詩話、文話、詞話、曲話、四六話一起構築起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資料的寶庫。詩話、詞話和文話均起源於宋代。歐陽修《六一詩話》爲詩話之鼻祖，作於宋神宗熙寧四年（一〇七二）致仕退居汝陰時期；第一部詞話是楊繪的《時賢本事曲子詞》，約成書於元豐初年；第一部四六話要數王銍的《四六話》，編成於宣和四年（一一二二）；而今存第一部文話著作當推南宋乾道六年（一一七〇）成書的陳騭的《文則》，它是我國最早的辭章學專著。自此以後，歷元明清三代而至於今，彙纂類叢書層出不窮，如詩話則有清代何文煥的《歷代詩話》（二十七種）、丁福保的《歷代詩話續編》（二十九種）和《清詩話》（四十三種），近人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三十四種），今人則有吳文治輯《宋詩話全編》、《明詩話全編》，張寅彭輯《民國詩話叢編》等。（域外詩話諸如日本、朝鮮詩話也有彙纂之書，如蔡美花、趙季主編的《韓國詩話全編校注》等）；詞話方面則有唐圭璋編纂的《詞話叢編》（一九三四年初版六十種，一九八六年修訂版增補爲八十五種）、朱崇才主編的《詞話叢編續編》（三十八種）；文話方面有王水照主編的《歷代文話》（一百四十三種）。即便是在古代文論史上較爲晚出的曲話、小說話，也多有彙纂之作，如曲話有蔡毅編著的《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十八種）、俞爲民等編輯的《歷代曲話彙編》（其中專著近一百二十種）；小說理論則有丁錫根的《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黃霖、韓同文的《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黃清泉的《中國歷代小說序跋輯錄》（文言筆記小說部分）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相比較而言，由於長期以來人們對辭賦的認識偏見和受到庸俗社會學的影響，辭賦研究和賦學資料的整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辭賦創作、辭賦研究和批評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賦論資料整理也出現了徐志嘯的《歷代賦論輯要》（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高光復的《歷代賦論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陳良運和王以憲等的《中

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何沛雄的《賦話六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王冠的《賦話廣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許結的《中華大典·文學典·文學理論分典》的《騷賦論部》（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此外還有單部賦話的校證本，如《雨村賦話校證》（詹杭倫，臺灣新文豐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歷代賦話校證》（何新文、路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見星廬賦話校證》（何新文、余斯大、蹤凡，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等。在一些賦論的相關著作中，也有零星的賦話出現，如詹杭倫《唐宋賦學新論》中有對《聲律關鍵》的整理和校注等。然緣於體例選擇（如校證）和資料收集的不便，至今仍然沒有一本集大成的賦論資料彙編，這與辭賦在古代文學史上的隆尊地位和當下的研究盛況是極不相稱的，由此，編纂一部資料翔實的賦話類輯之作可以說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迫切的。

一

中國古代的賦學批評伴隨著辭賦創作而展開，考察歷代賦學發展的歷史，大致可分為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和清及近代五個時段。

漢代是我國賦論的濫觴期，劉安、司馬相如、揚雄、班固都發表了極有價值的賦學觀點，如『諷諫說』、『麗則』與『麗淫』辨、『賦跡』與『賦心』說等。這一時期並沒有出現賦學專書，賦論資料主要集中在史書（如《史記》和《漢書》）、子書（如揚雄《法言》）、筆記（歸子部『雜家』）及論文書牘（多歸集部）中，並不成系統。

魏晉南北朝是古代賦論的發展與成熟期，此時的賦論一方面表現出對兩漢賦學理論的繼承，如對『賦者，古詩之流』的肯定即是如此；另一方面，對賦體的美學特徵的描述與探究成為此期賦學研究的主題。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的賦論家和賦論文章，諸如左思的《三都賦序》、皇甫謐的《三都賦序》、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蕭統的《文選序》等，但就其理論形態而言，仍然

表現爲大量的賦序，專門性的賦論文章亦不甚多，多散見於史傳、筆記、題跋、書信、碑傳之中。劉勰的《文心雕龍·詮賦》是此期最爲難得的富有理論性與體系性的賦學專書，集前代之大成且多有開拓，在賦學批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從歷史的縱向考察，魏晉南北朝賦論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建安、兩晉、南北朝三個發展階段；從賦論家的理論傾向來看，則大致可以分爲三個流派：即博物瀏亮派，以二陸、潘岳等人爲主；諷諫徵實派，以左思、皇甫謐、摯虞等人爲代表；折衷派，以劉勰、蕭統爲代表。

唐宋兩代，由於科舉試賦，律賦創作蔚興，律賦成爲一代之『正典』。賦論由初唐史學家、文學家的反駁逐漸過渡到對賦格、賦法的討論（當然其中貫穿着試賦與試經義之爭）。賦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賦如何寫？唐代的賦格、賦譜，宋代秦觀的賦論即是以以此爲生發點的；二是科舉試賦的必要性，『賦兼才學』是否是一個真命題，成爲賦論家所關注和思考的中心之所在。這一時期的專門賦論和賦集並不多，大多集中於史書、詩話、文話、書信、序跋等批評資料中。此期最爲重要的賦學現象是出現了一些討論賦格、賦法的書，如《新唐書·藝文志》和《宋史·藝文志》著錄的即有：張仲素《賦樞》三卷、范傳正《賦訣》一卷、浩虛舟《賦門》一卷、白行簡《賦要》一卷、紇于俞《賦格》一卷、和凝《賦格》一卷等，惜今皆不存，惟有唐抄本《賦譜》一卷，由日僧帶回日本，保存至今。此外還有白居易的《賦賦》、鄭起潛的《聲律關鍵》一書，也是討論賦法與聲韻之學，值得重視。

元明兩代是賦學的復古期，元代後改試古體賦，明代廢試賦之制而改考以八股文。這對於唐宋以來的律賦創作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此期的賦論主要有以下三種形式：別集中賦論、總集中賦論、詩話中賦論。出現了劉壎、祝堯、李夢陽、吳訥、徐師曾、陳山毓、王世貞、胡應麟、費經虞等重要的賦論家。尤其是祝堯的《古賦辯體》，以選文批評的形式開創了賦學批評的新風氣，是《賦譜》、《聲律關鍵》之後一部最爲重要的賦學專著，對明清賦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代中後期，出現了多部賦選集和總集，考諸書目，尚存（或存目）者即有：李鴻輯《賦苑》八卷，施重光輯《賦珍》八卷，袁宏道輯、王三餘補《精鐫古今

麗則》十卷，周履靖、劉鳳、屠隆輯《賦海補遺》三十卷，無名氏輯《賦學剖蒙》二卷，無名氏輯《類編古賦》二十五卷等。序跋和選本批評成爲此期重要的賦論現象。

清及近代是古典賦學的總結與轉型期。此期賦的編集及評論著作空前增多，即賦話而言，自李調元《賦話》創制以來，即有浦銑《復小齋賦話》、《歷代賦話》，王芑孫《讀賦卮言》，孫奎《春暉園賦苑卮言》，余丙照《賦學指南》，林聯桂《見星廬賦話》、戴綸喆《漢魏六朝賦摘艷譜說》等多種。其他專論賦作的也不少，如程廷祚的《騷賦論》、納蘭性德的《賦論》、劉熙載的《藝概·賦概》等，古、律爭勝，形成了賦學批評的高峰。從時段而言，經歷了清初、康熙年間、乾嘉道、同光以降等發展分期；從批評形態而言，則基本涵蓋了此前賦學批評的所有形式。而清代的賦選總數即使作最保守估算，也應在五百種以上，大量的賦序、書信、專論等成爲清代賦學最後繁盛的重要標誌。一直到晚清民初，章太炎、劉師培的賦論話語，才開始了賦學研究的『現代轉型』，傳統的賦學亦走到了歷史的盡頭，賦學研究又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二

古代賦學批評『與詩畫境』，真正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當在清代乾嘉時期，以第一部賦話（浦銑的《歷代賦話》）的出現爲標誌。此前的賦論，大多散見於史傳、序跋、筆記、詩話、文話和選本評點之中，並沒有完全的自立意識，即使是元代祝堯的《古賦辯體》，也還是以賦選的形式和面貌出現的。而考察古代賦學的批評形式，和詩話、文話一樣，形態紛然，學者對賦論的分類也各有不同。程章燦在《辭賦批評：思的框架與史的脈絡——以六朝賦話爲中心》中即提出需要注意五個方面的來源：

（一）專論和附論，（二）賦序，（三）箋注，（四）史傳，（五）筆記小說與其他子書。在《歷代賦彙》（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序言中則又細化爲別集、總集、詩文話、賦話、史傳、書目、諸子、筆記、類書、出土文獻等十類；冷衛國在《漢魏六朝賦學批評的對象與分期》一文中則認爲，賦論資料可能來自史傳、文學批評專論、子書、類書、筆記、書信、賦序、賦作正文、詔書、奏議、詩

歌、批註、碑文、字書、佛教典籍等十五個方面。游適宏在《由拒唐到學唐——元明清賦論趨向之考察》的緒論中則把賦論資料分爲三大類別：（甲）賦學專門著作，包括賦學專論、賦選、賦話、賦格、賦篇序跋、論賦的文學作品、賦篇評點等；（乙）其他文學著作，包括綜合文論中論賦部分、詩文話中論賦部分、文學選集、辨體文選等；（丙）其他，包括史著中涉及賦學者、子書中涉及賦學者、類書等。詹杭倫在《清代賦論研究》中則按照其在賦文獻中的不同存在方式分成八類：單篇賦論文章、詩話文話中的賦話、類書中的賦論賦話、賦話賦格專書、以賦論賦的作品、賦選序跋凡例作法評點、書目提要以及其他學術專著中的賦論等。總括各家所言，賦論可以約略分爲以下四種類型：一是頗見體系性和理論性的賦論專著，這當然要以祝堯的《古賦辯體》爲標誌，雖然祝氏依然採取的是賦選結合賦論的形式，但把每卷前面的賦論集合起來，顯然構成一部簡明扼要的賦論史，且具有明確的體類意識。此後清代浦銑的《歷代賦話》、《復小齋賦話》，李調元的《賦話》，林聯桂的《見星廬賦話》、余丙照的《賦學指南》等，體裁嚴整，已初具規模；二是受到詩話、詞話等形式的影響，具有隨筆、說部性質的賦學著作，這類著作，多是隨口而發，內容博泛叢雜，多記載一些佚聞趣事，如孫奎的《春暉園賦苑卮言》和一些筆記中的賦論即是，大都漫筆而成，於理論性和體系性有所不足；三是輯纂歷代賦論之作，述而不作，如各種類書，即是把前代有關賦的評述和判斷雜輯起來，不加任何按語，如《太平御覽》、《古今圖書集成》、《淵鑒類函》等即是；四是有評點的辭賦選本。賦集之選始於魏晉以後，唐宋沿承，元明清三代洋洋大觀，汗牛充棟，成爲賦學批評的最爲重要的形式。尤其是清代更是如此，幾乎重要的賦選均有賦家的品評，或三言兩語，或長篇大論，於細微處見精神，往往於賦之結構、風格和用詞用語頗有會心，亦多獨到之見。

以賦話、序跋和單篇賦論爲主要載體的古代賦學，雖然形式上有凌亂蕪雜之感，但其內涵却極其豐富，涵蓋了賦源論、賦用論、賦體論、賦藝論和賞鑒論等多個層面。舉其犖犖大端，主要有（一）賦源論，即關於賦的起源問題，有詩源說、騷源說、諸子說、隱語說和折衷說等等。其中『詩源說』的影響至深至巨。『詩源』說緣於班固的『賦者，古詩之流』說，其後歷代相沿，皇甫謐在《三都賦序》中說：『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賦者，古詩之流也。』左思、摯虞、劉勰也都有類似的說法，一直到唐

代李善注《文選·兩都賦》亦云：『《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爲古詩之流也。』沿承至元明清三代，概莫能外。而同時騷與賦的關係則緣於詩、騷的關係而充分展開，劉勰說：『賦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是對詩、騷、賦關係與流變的最爲恰切的表達。『詩—騷—賦』的淵源論與『祖騷宗漢』的『正體論』就成爲後世特別是清代賦論家的共同話語；

(二)賦用論，與詩源說相關聯，班固持『或以疏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的賦用觀，『諛頌』和『諷諫』成爲後世賦作經世致用的表達，雖然在脫離政用的個人情感中，賦也有抒情色彩和詠諧成份，但要以致用爲主；

(三)賦體和性徵論，在漢以來的辭賦發展過程中，賦由騷體而散體、駢體、律體，直到宋代的文體賦，歷代賦家對賦體有多方辯說，如林聯桂分賦體爲三：騷體賦、駢體賦和文體賦。對賦的文體特徵的認識，前期主要集中在『鋪采摛文』和『體物寫志』上，宋代以後，又融入『義理』一端，於『情、辭、理、意』均有闡發，明吳訥《文章辨體》云：『蓋詩人之賦，以其吟詠情性也；騷人之賦，有古詩之義，亦以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尚辭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則無詠歌之遺音。』而後清代的賦論者在反對明末賦風纖靡鉅釘的同時，以騷、漢爲宗，張揚賦作情的本體地位，可以看作遙接騷漢、近承元明賦論的感情回歸，且對前代有所發展的是，清代的古賦論者在元代陳繹曾和祝堯、明代吳訥等人賦論的基礎之上，對賦作的情、辭、理、意及其之間的關係皆有所闡發，表現出集大成的理論特色；

(四)賦藝論，即有關賦的寫作技巧、寫作方法的探討，以及『有法』與『無法』關係的研究。這在賦作爲科舉之一途的唐、宋、元、清時代更是如此。如在唐代，一些賦格類著作開始出現，一直持續至清代，許多賦話和賦論即明言爲授徒之作。而在對作品的賞鑒批評中，也多是結構層次和語言辭采的分析，表現出濃重的重『法』傾向。除此之外，還有沿承久遠的古律辨析和論爭，作家行跡及逸事等生平背景的研究，以及大量的考訂、辨析、輯佚等文獻方面的內容和道、氣、境、味以及風格方面的論述。可以說，以上是我國賦論的大致構成，其對賦的起源、功用和結構、藝術的全面探討，勾連起來，即成爲古代賦學較爲完整的理論體系，其所蘊含的思想、靈性和藝術經驗，足以導啟來者，於我國古代文論的生成、發展與自成一

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補苴作用。這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研究中國古代賦學，重新發掘和充分認識中國文學思想和審美觀念的傳統特點，對於當代文學理論建設和民族文化建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意義和價值是不容低估的。

當然我們這樣說，也並不代表只是片面強調賦話的積極影響。由於賦話晚出，從而使得賦論與詩論、詞論、文論以及選學、騷學形成交互，從而表現出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一方面肯定賦論價值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它的局限和不足：一是體系性不是太強，自始至終，賦話並沒有完全獨立出來，形成具有自足性的宏大體系。雖然說至清代由於出現了幾部於賦論有重要影響的賦話，賦學批評相對獨立一些，但鑒於詩文理論的強勢影響，賦『與詩畫境』並不是十分徹底的，賦和詩、文，乃至股文批評總是纏繞在一起，而賦話也多是採用詩文批評的印象點評和選本批評等形式，真正如程廷祚的《騷賦論》、劉熙載的《藝概·賦概》等具有精深理論意義的文獻資料並不多；一是重複和繁冗的現象突出。如賦源論，自班固提出詩源說後，歷代大量的賦論開篇即為『賦者，古詩之流也』的論述，重複恒釘，惹人憎厭。又如漢魏以來的賦學觀點，在唐宋以來的類書中被大量重複徵引，毫無勝義可言。出於科舉試賦的需要，唐宋時期的一些賦格、賦法之類的著作，在後世特別是清人的筆下發展到極致，余丙照《賦學指南》中列舉裁對即有卦辭對、干支對、數目對、反正對、流水對等條目，首段起筆亦有『直起、陪起、題前起、對起、翻起、頌揚起、暗籠、明擒、古體』等形式，諸書陳陳相因、轉相因襲的現象比比皆是。

這種現象和古代的詩話、文話是一樣的，多緣於古人尚用的文章寫作學觀念。在古人的心目中，除了文道、文氣和文境等形而上的論述之外，大量的內容是為現實中指導初學者服務或者是對寫作經驗的總結，強調其操作性和實踐性自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並非如西方文學批評所謂的純粹的學理意義上的文學評論和理論架構，缺乏批評的系統化和嚴整性，於是轉向纖微畢陳，道器雜糅，雖然其中也不乏精到深微的藝術見解。而從另外一個層面上來思考，眾口一詞，重複徵引，也表明了後世賦論者的一種態度，從中既可以窺探歷代文風的趨尚，也表現出一種『集體無意識』，具有深層文化學的含蘊。比如賦源於詩、變於騷的觀念在很早就已經出現，後世乃至清代賦論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討論的目的究竟何為，其實眾口一聲反映的是一種時

代的潛意識。由於中國古代自漢代以來屬於經學時代，經學與政治意識又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尊經致用說到底是爲了穩固封建統治秩序。在文論家的觀念裏面，詩騷傳統代表的是怨而不怒，言情而中節的治道之音。緣此可以看出，歷代賦論家特別是經學大盛時期清代的賦學家『推源溯流』的根本目的與其說是一種歷史的文體探析，倒不如說是一種價值觀念的選擇。王芑孫在《讀賦卮言》『導源』篇中用宗法制的宗子概念闡釋賦的發展變化即可能有這方面的意識體現，其以西漢賦爲正則，以三百篇爲百世之宗，以屈原、宋玉爲別子，繼別爲宗，表現的是對《詩經》地位和正統秩序的維護，其真實目的是在返本歸源中『正本清源』，重建文學規範和文學秩序，以對唐宋以來賦體的失範進行規約和定型。可以說，整個『詩源說』的歷史，歷代賦論家所反復言說的古詩之源，詩騷並舉，與其說是對源流統緒的追索，不如說是大一統文化的要求，是『清真雅潔』的文體規範，更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反映。明乎此，對於古代賦論的重複和蕪雜，既可以說是原創性和開拓性的缺失，又可以說是『述而不作』的復古精神的表現，其中隱微曲折，取捨斟酌，則責在後人了，探頤索微，張皇幽眇，也期待我們以獨立的視野來重新發現和闡釋了。

三

資料整理是理論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本叢編在傳統四分法的基礎上，參考諸位學者的分類，把歷代賦論文獻分爲四大類，即賦論專書、集部文獻賦論、史部文獻賦論和子部文獻賦論，類下分目爲十：賦話、賦集序跋、賦賦、詩文評、論文書牘以及史傳、類書、子書中賦論等。作爲對賦學資料初步收集與整理，頗有一些傳本較爲稀見，如《尹人賦話》僅見於上海圖書館，《味竹軒賦話》僅見於南京圖書館，《漢魏六朝賦摘艷譜說》僅見於四川圖書館等。茲一並集錄，爲學者觀照中國古代賦學理論提供較爲全面的資料支撐。

茲次編校，業師韓泉欣、孫敏強先生給予了鼎力協助，對全書的編纂宗旨和體例多番斟酌，提出了極其寶貴的意見。全書

由孫福軒擇選篇目並錄入初稿。初稿的校訂工作由眾位師友合作完成：黃敏雪負責上編『賦論專書』劉勰《文心雕龍（節錄）》至孫奎《春暉園賦苑厄言》；王晨負責上編余丙照《賦學指南》和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孫福軒負責上編江含春《楞園賦說》至中編『集部·賦賦』；熊湘、閔旭負責集部『詩文評』和『論文書牘』；徐盛暉負責下編『史部子部賦論』，二稿校訂由孫福軒負責，最後由孫福軒、韓泉欣統稿。

在編校過程中，許結、何新文、曹虹、徐宗文、王德華、蹤訓國、潘務正、趙俊波、彭安湘、臺灣簡宗梧、許東海、廖國棟、游適宏、日本谷口洋、新加坡蘇瑞隆諸先生或就體例提出寶貴意見，或惠寄賦論資料，北京、上海、南京和浙江圖書館也給予了不少幫助，在這裏謹表示衷心的感謝。在申報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時，曹虹、伏俊璉和業師韓泉欣先生不辭辛苦爲我撰寫推薦書，獎掖之情，讓人感動。匿名評審專家和評審組專家也對本書作出了充分肯定，並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書稿完成之後，我請許結先生作序，先生慨然應允，其情其義，讓人感銘不已。是編通過國家社科基金辦公室結題驗收後，確定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出版，這也是我們心所向往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重點項目編輯室王海波先生和責編葛雲波先生爲本書的及早出版傾注了大量心血，其敏銳的學術眼光和敬業精神，着實讓我們衷心感佩。本書的整理和出版先後受到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杭州市重點學科傳播學、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傳播與杭州文化創新研究中心』的資助。好友呂雙偉、查明昊、陳小林、孫寶諸君以及各位賦學界同仁也時時關注本書的進度，這裏謹向諸位先生表達最誠摯的謝意。至於本書存在的不足和缺失之處，也真誠地期盼着讀者的批評和指正。如能教我，則不勝感激之至。

二〇一三年八月初稿，二〇一六年四月改定

凡例

一、是編爲中國歷代賦論之彙輯，試圖爲讀者提供一部比較完備和比較系統的中國歷代賦論資料，以爲閱讀和研究中國賦學史以及中國文學史參考之用。

二、是編所輯諸家賦論之時限，上以漢代爲始，下迄一九一九年。一九一九年之後有個別論著，雖寫刻較晚，然於賦學有重要理論價值，又採用傳統文言著述者，亦酌情收錄。

三、是編所輯賦論，以理論評述類爲主，兼及少量考證資料，而有關文字、音韻、訓詁、校勘、名物、典章等資料，雖是賦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緣於本書體例，較少採錄。欲睹全編，則有待來日。

四、騷爲賦之源，且騷體賦又爲賦之體式之一種。故歷代論騷之語，自應爲賦學之一義，然緣於騷學早顯，歷代論騷集鈔之作甚夥，茲編僅擇選諸如騷、賦關係，騷體賦批評等與賦學關聯甚密者收入，餘則從略。

五、《文選》首列賦，『選』學賦論、賦評亦爲賦學之重要一維，然『選學』集注彙評類專書於明清兩代多有編輯者，如洪若皋《梁昭明文選越裁》、于光華《評注昭明文選》、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之類，讀者易見，亦不再收錄。

六、是編所輯賦論資料，大多散見於經部以外的史、子、集部。此次纂輯，以傳統四部分類爲基礎，參酌各家分類之優長，把散見於史、子、集部的賦學專著、專論獨立出來，歸爲一類；另以集部資料爲一類，史部資料爲一類，子部資料爲一類。類下分目，都爲十目。

七、是編『賦話類』下賦序、論文、箋牘、史傳、筆記諸目，緣於內容龐雜，非一時所能收羅完備，且重複論列者爲多，故僅揀擇起例發凡之論或理論意義較勝者闡入，如史書選《史記》、《漢書》、《隋書》、《周書》等，唐宋文章家賦論選柳冕、韓愈、柳宗

元、蘇軾等人所論等，餘則類此，讀者自可推知。

八、各目之輯文，以作者之生年先後爲序；其生年不可考者，以其生平仕履爲據，繫其文於適當之位置。

九、所輯各文之前，冠以作者簡介，兼及有關著述之版本源流；各篇之末，注明原文所據版本。

一〇、是編所輯賦論有引述史書、筆記、類書等資料者，文字上往往有較多增損，除原文中明顯的訛、脫、衍、倒，須參照他本加以校補外，一般不作校改。凡所校改，方括號內爲校改文字，圓括號內爲衍、誤字句或校改依據說明。

一一、是編有大量稱引辭賦作品者，如李調元《賦話》、林聯桂《見星廬賦話》等，其中異文，除有今存別集、總集等文獻資料可資校勘者外，一般不予校改；或雖有異同而難以遽斷是非者，不敢臆測，謹遵古人闕疑之義，照實謄錄，以俟後考。

一二、是編賦論所引史傳、筆記等資料，多係節錄，本不宜加引號，然鑒於不加引號，則引用語與說明語無從區分，故仍多加上引號，讀者如需引用，須以原書爲準。

一三、是編於前賢時哲論著，編著多有參考，隨文注出，並具於參考文獻，以避掠美之嫌。